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风雪夜归人

徐满元

不知为何,每当冬日来临,我在联想到雪的时候,脑海里总会频频闪现“风雪夜归人”的画面。我甚至偏激地以为,那是冬天特有的良辰美景。

也许是因为那首很早就熟背的唐代诗人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让我印象过于深刻: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

也许是因为年少时,故乡大雪日的夜晚,父兄睡觉前,总要到房前屋后巡视一番,看有没有被积雪压断的树枝。捡回晒干后,成为过年时打豆腐、熬红薯糖、做年夜饭等所需的硬柴禾。每有所获,他们归来时一边拍去身上的雪,一边微笑着走进家门。那欢快的情景,至今历历在目。

也许是因为我上初中时,曾数次踩着积雪,从十多里外的学校冒着寒风、披着夜色,翻山越野回到温暖无比的家中,成为实实在在的“风雪夜归人”。每每想起,总是回味无穷。

“风雪夜归人”,多么能容纳并激发联想的鲜活意象,多么能孕育并放飞想象的动态画面。

“风雪夜归人”,五个字可以抱团取暖,也可以完全拆开来,独自承担自己表情达意之重任。这里的风,无疑是冬日寒风;这里的雪,无疑是寒冬大雪。而夜

则可能是正在下雪时的无月之夜,也可能是风仍在刮、雪却已停但积雪颇深且被风不断吹起的有月之夜。人则定是急于赶回家中的归心似箭的“归人”。很明显,前四个字都是围绕“人”这个中心来运转的。至于这个“人”是步行,还是骑着马或毛驴;是拄着拐杖,抑或徒手前行。这些都可能五个字所塑造的意境中发生。这又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诗人郑愁予的《错误》中的句子:“我哒哒的马蹄声是个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,是个过客。”

于是便想,像中学时代做代数或几何试题时那样,对“风雪夜归人”分两种情景加以联想与想象。

至若风急雪骤,自然难觅月影。天地浑圆成一球体。那“风雪夜归人”便仿佛一只蚂蚁,在球面上试探着一路爬去。那风声吹着喝倒彩的尖利的口哨。那踩着风声翻然而至的雪花,恶作剧似的想将那只倔强前行的蚂蚁掩埋而后快。然而,只见那夜归人在雪光的怜悯下,用似箭归心把前来阻挡的风雪鲁莽一样轻易射穿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有远方家中那一盏油灯,太阳似的源源不断为他补充着能量。而他身后那一串长长的脚印,也仿佛母亲一系列鼓励的话语,让他鼓起勇气,奋力向前。随时打开的柴扉和家门,定会双臂

似地将他紧紧拥抱。目睹此情此景的风雪,也会在夜的遮盖布下悄然退去。留下的便是将他陪伴的一枕美梦,直至天明。

若是雪下累了,业已停止,而风却有着一身使不完的蛮劲,还时不时抓起一团雪,用力撒向空中。这一切都被一轮明月看在眼里。她突然对那个“风雪夜归人”有了异常强烈的同情,就像黄梅戏电影《天仙配》中的七仙女初见董永时的情怀一样。于是她化为一把手电筒,照着他朝着家的方向迈进。

此时,月光与雪光交相辉映,夜归人仿佛一把梭子,在不停用那合二为一的光线,编织着与家人团聚的憧憬。那接踵而至的足音,带着积雪的声声祝福,母亲的叮咛似的催人奋进。而此时的风,也化为一把锋利的剪刀,用白雪和月光这双层的纸张,替“风雪夜归人”剪辑出一帧帧精美绝伦的剪影,在大地的屏幕上放映,好取悦一一过目的天空。

当家用全部的温馨替“风雪夜归人”的归程画上一个比圆月更圆满的句号,那曾经的剪影便定格在“风雪夜归人”的记忆里,最有幸者则跻身于诗文,犹如放进大海里的水珠,永不干涸,并在阳光兴高采烈地翻阅的时候,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人迹板桥霜

刘年贵

读唐诗“人迹板桥霜”,我不得想起了儿时寒冬清晨和父亲挑着沉重的担子,走过山间一座座木桥的情形。

当第三遍鸡鸣响起时,父亲和我已经走出了村子,肩上挑着木炭或者是冬笋、红薯、黄豆等山货,为的是尽早地赶到集市上,卖个好价钱。夜里降了一场大霜,四下里白茫茫的。父亲和我一路踩着脚下的白霜,发出吱吱的声音,肩上担子也在嘎吱嘎吱地晃动着,不一会儿就来到村口的小河边。河上架起一座木桥,所谓的木桥,其实就是铺在两岸之间上、下面削平了儿几根杉木,为了增强安全和稳固性,只是在每根杉木两端和中间恰当位置凿了个贯穿的小孔,然后用木料从孔中穿入,将几根杉木连接起来,形成一个木排。

故乡是群山环抱中的小山村,周围多溪流和山涧,为了方便出行,山里人就地取材,架上就地砍伐后稍作处理的杉木就是木桥(有些沟涧较小,架上一根稍大的杉木便可通行,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独木桥”),对于常走山路的农人,在往日里那是畅行无阻、如履平地。可在霜雪天还是肩挑重担的我俩,那可就是“步步惊心”了。父亲停下脚步,看了看白皑皑的桥面,上面没有行人足迹,桥面缝隙甚至还结了冰,发出的寒光让人胆战,桥两侧又没护栏,在上面行走稍有不慎便会滑倒,甚至滚落到河里。父亲神色凝重地放下担子,整了整衣襟,回头一脸严肃地嘱咐我:“过桥时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!”我无言地点点头。

只见父亲嗨地一声将担子挑在肩上,缓缓地抬起前脚踏在木桥上,他身体前倾,好像要把全身力量聚集在那只脚上。他用力地将踏在桥面那只脚前后左右地挪动着,确定不会打滑了,这才放心地抬起后脚往前边的桥面重重地踏过去,如是重复着前面的动作。当行至桥中央时,桥身微微下弓,甚至还发出沉闷的吱吱声,父亲显得异常谨慎,每一步都走得很缓慢,也很沉重,我感觉他肩上不是挑着担子,而是压着一座大山!我甚至听到了他急促的喘气声。当行至桥尾时,父亲脸色轻松了许多,特别是最后一步,他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,一个小跃动从桥上纵身到路面上,那个潇洒引得我模仿。等到了对岸,回头看着身后那一串串脚印,每一处脚印都是一次胆战心惊的考验。直到这时,我才感觉全身冷飕飕的,刚才过桥时惊出一身汗了,只是当时没有发现。

有时候行至山涧独木桥,父亲便会从路边树林里折下一根粗树枝当作拐杖,然后要我在后面紧紧地拉着他的衣襟,他在前面拄着木杖,边走边探路。往往只是前行一小段距离,便会耗费我们好长的时间,等走到对岸,往往是精疲力尽。

这时太阳出来了,我冻得通红的脸颊和双耳,也慢慢地有了知觉。

多年以后,我才懂了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,描绘的不仅是寒冬晨霜的美丽景致,更是一种艰辛的生活。

这种艰辛,只有经历过才有切身感悟。



小时候的“取暖神器”

戴燕

天色阴沉,北风刺骨,我一出门就不禁打了个寒战。看着路上缩着脖子,穿着厚厚冬服的行人,我又想起了母亲的“取暖神器”——盐水瓶。

盐水瓶是母亲生病打点滴时问医生要的,厚实,不易摔碎,密封性好。

临睡前,母亲会烧一大锅水,将盐水瓶灌了一瓶又一瓶,用橡胶瓶塞密封好,再用干毛巾将盐水瓶外面的水擦干净,塞进棉被中。等我泡好脚,脱衣上床,母亲滚动着棉被中的盐水瓶一个塞到我的胳膊处,一个塞到我的脚头。暖意瞬间传遍全身,再也感觉不到刺骨的寒冷。

那时我很黏人,需要母亲陪在身边才能睡着。看我躺好后,母亲也脱鞋上床,一边给我讲故事,一边织毛衣。母亲心灵手巧,毛衣上织的鲜花和飞鸟栩栩如生,很多人慕名而来。每织好一件毛衣,别人会送上一份谢礼。或鸡蛋、或糕点,这些都进了我的肚子里。

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睡的?只知道次日醒来盐水瓶还是暖暖的,我以为是盐水瓶的保温效果好。许多年后,我才知道,母亲每到深夜都会将盐水瓶里变凉的水倒掉,重新灌满开水,让我能够暖到天亮。

盐水瓶一年又一年陪伴着我的童年时光,每一个冬天它都会如期而至。朴素至简的盐水瓶成了我儿时记忆中最温暖最幸福的回忆。三十年过去了,盐水瓶这个“取暖神器”早已被更方便的暖手宝替代,家庭生活中已很少能见到它的身影。可它曾经给我的温暖却已深深印在我的灵魂深处,因为它浓浓的暖意里,承载着母亲满满的呵护和疼爱……

